

秋田犬，产于日本秋田县，系纯血种日本犬，它体格宽阔，四肢强壮，为著名狩猎犬。数百年来，因其机灵敏猛而被日本列为喋血斗生活中的主角名犬。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大批秋田犬被训练成军犬运来中国参战，这就是著名的“秋田军犬”。

21条

秋田军犬

东方明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21条

秋田军犬

东方明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1 条秋田军犬/东方明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1

ISBN 978-7-80623-741-0

I. 2… II. 东…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00621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16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印张 29.25
邮政编码 450011	字数 461000
承印单位 郑州市毛庄印刷厂	印数 1—5000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版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纸张规格 720 毫米×1005 毫米	印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23-741-0	定价 3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222		第十六章
237		第十七章
251		第十八章
266		第十九章
284		第二十章
298		第二十一章
314		第二十二章
330		第二十三章
346		第二十四章
362		第二十五章
380		第二十六章
396		第二十七章
413		第二十八章
431		第二十九章
452		第三十章

目 录

001		第一章
015		第二章
029		第三章
046		第四章
060		第五章
076		第六章
091		第七章
105		第八章
121		第九章
135		第十章
149		第十一章
163		第十二章
177		第十三章
192		第十四章
207		第十五章

第一章

肖瘦猴怎么也没有料到,抗战八年,他这个跟鬼子汉奸作战少说也有上百次都没损伤过一根毫毛的福将,在日本鬼子投降的前一个星期,竟然挨了小鬼子一枪。

那天深夜,肖瘦猴带着十几个部下路过北街寨据点。马蹄声惊动了炮楼上的岗哨,一个破锣嗓子日本鬼子吆喝着问是谁。肖瘦猴扯开嗓门吼道:“谁?是你老子肖瘦猴!”按照平时的惯例,无论多凶的对手听他这个太岳军区独立大队大队长这么一吼,连放屁都得夹着。这一带方圆百里谁不闻堂堂肖八爷——这个“八爷”就是“八路爷爷”的简称——的威名啊!可你还别说,世上还真有不计后果的主儿,肖瘦猴喊声未落,炮楼上“叭”的就是一枪!

这一枪在肖瘦猴的肩膀上钻了一个洞。肖瘦猴在还没有感觉到疼痛袭来的时候,已经举枪还了一颗子弹。

事后据内线密报,开枪的是一个刚从日本国内过来的新兵蛋子,十五六岁的学生娃娃。他和喊话的伪军一起站岗,也不知“肖八爷”是何许人物,二话不说抬手就是一枪。这一枪,给鬼子新兵蛋子造成的后果是被驳壳枪子弹揭去了半个天灵盖,给肖瘦猴造成的后果是不得不骂骂咧咧地住进了八路军后方医院。

当年长征途中和后来东征黄河时,肖瘦猴都挨过枪子,但恢复得都很快。他还年轻,这时也不过二十六岁,身体素质好。这次进后方医院后,一周下来伤口也长住了。肖瘦猴度日如年挨到这时早已心痒难熬,

正要去跟院长交涉出院时,那天晚上忽然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这个地处深山沟沟的医院一家伙欢腾起来,凡是能动弹的伤员都自发集中在一起欢呼雀跃,还燃起了篝火。肖瘦猴受这巨大的喜悦影响,正动着悄然溜一趟药房顺便弄点酒精出来兑了水痛饮庆功的念头时,冷不防被两个比他还开心的医院警卫战士二话不说扯过来就往天空抛!肖瘦猴疼得哇哇叫,他们还以为是欢呼胜利,越发来劲。直到发现鲜血从迸裂的创口里流淌下来了,这才知道惹了祸。

院长、政委知道肖瘦猴是个有名的刺儿头,没事还时不时寻衅找乐子,碰上这等事儿还会当省油的灯?正下令要把那对二愣子关禁闭时,缓过一口气来的肖瘦猴开腔了,说就算了吧,谁让咱瘦得像猴子似的哩,这俩弟兄也是老太太吃柿子专拣软的捏,看本大队长分量轻点就把我当道具了。别关他们禁闭了,大伙儿该喊的还喊,该乐的还乐,抗战八年,好不容易打赢了,是该欢蹦一回的。至于伤口,也不麻烦护士了,给弄点酒精来,我自己消消毒就行了。

酒精自然进了肖瘦猴的肚子,结果伤口就感染了。肖瘦猴于是多吃了若干苦头,等到基本痊愈时,已是半个月之后的事情了。医院批准肖瘦猴出院了,但这时传来消息: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随同刘伯承、邓小平从延安乘坐飞机回到了太行山,在黎城长凝机场降落后,立刻参加了晋冀鲁豫军区的军事会议,然后返回太岳军区组建太岳纵队,针对国民党挑动内战的阴谋而作备战准备。后来知道,这场为反内战而打响的战役,就是著名的“上党战役”。肖瘦猴领导的那支一千八百人的独立大队已经奉命撤离,回归三八六旅建制了。组织上通知肖瘦猴前往太岳军区司令部报到,听候重新安排工作。

这天,肖瘦猴抵达了太岳军区司令部,先去看老上司陈赓。陈赓不在,一个五大三粗的警卫员可能看着肖瘦猴那副模样觉得不大顺眼,态度冷淡地想把他拦在屋外。肖瘦猴拍着对方的肩膀道:“兄弟,对老子来这一套?你还嫩着点哩!我告诉你,早在长征路上,老子就坐在你这个位置上了!”

警卫员惊奇道:“你……你当过陈司令员的警卫员?”

“嘿嘿!”肖瘦猴趁对方愣怔的当儿,已经闪身进了屋。他也真不把自己当外人,自己倒水喝,见桌上放着高粱面饼子,也就毫不客气地抓着啃了起来,看得警卫员目瞪口呆。

一块饼子还没啃完,院里传来了陈赓的声音:“不用说,肯定是讨

债鬼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每次审查政治历史时,总有人认为肖瘦猴“参加革命的动机不纯”。肖瘦猴被人家如此这般一分析,有时自己也觉得像是说得有道理。因为他参加红军的那段历史,实在上不得台面——

1934年,时任中国工农红军彭杨步兵学校校长的陈赓向瑞金城里的第一家裁缝店铺定制一批军装。店铺老板刚交货,红军就开始长征了。由于财政困难,红军方面还有三十三块大洋没有支付。陈赓让经办人给老板打了盖着步兵学校公章的欠条,但老板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便派了十五岁的学徒肖瘦猴跟着队伍走,边走边要债,拿到后才能回去。

这样,瘦得像个猴子似的肖瘦猴就以债主代表的名义跟上了这支军队。他按照老板的密嘱,不跟别人,就紧紧盯着当初亲自前往订货的陈赓陈校长,也不开口讨债,但每天以自己的存在提醒着陈赓应该记得自己的债务人身份,尽快履行还债义务。红军的这次著名行动是战略大转移,最初并没有预定的目的地,队伍一路作战一路走,不但走出了江西省,还去了湖南、广西、贵州、四川。最初几天,陈赓还劝肖瘦猴回去,后来到了湖南,肖瘦猴要走也不敢离开了,只好硬着头皮跟下去了。一路上,吃的是红军的饭,穿的是红军的衣,花的是陈赓给他的零花钱,想想简直弄不清楚谁欠谁的债了。当时红军中盛行习练武术,肖瘦猴喜武,拜了几个师傅,越练越有兴趣,也就彻底断了返回家乡的念头。进入四川境内后,肖瘦猴还当上了陈赓的警卫员。

以肖瘦猴这种经历加入红军队伍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他盯着的又是国共两方都大名鼎鼎的陈赓,因此几乎全军都知道陈赓有一个“讨债鬼”警卫员。

肖瘦猴的这段特殊经历,无意间使他和陈赓产生了特殊交往,结下了一段特殊的情感。因此,肖瘦猴在陈赓面前,从来没有通常部属对长官的那份畏惧和拘束。此刻,陈赓对着向他行礼的肖瘦猴上下打量着:“怎么?这次福将不福了嘛?”

“唉!阴沟里翻船,真是晦气!”

陈赓招呼肖瘦猴坐下后,亲自给他沏茶,茶叶却是从口袋里掏出的,见肖瘦猴用惊奇的目光盯着,随口解释道:“这是从延安来时朱老总送给我尝尝味道的家乡茶,就这么点了,金贵着呢,不敢乱放,怕给人顺手捞走了。”然后又招呼警卫员拿香烟。肖瘦猴连忙说他有,掏出来

取一支奉上,自己也点了一支抽着。

陈赓抽了一口:“哦,还是哈德门,肖瘦猴你现在阔着呢!”

肖瘦猴脸不改色地笑了笑,说这是后方医院发的。陈赓不语,深邃的目光透过镜片盯着肖瘦猴,忽然哈哈大笑,指着肖瘦猴对警卫员说:“介绍一下,这是军区独立大队大队长肖瘦猴同志,红军时期赫赫有名的讨债鬼,连毛主席朱老总都知道这小子;又是顺手牵羊的高手,给我当警卫员时,派他到哪个首长那里去送信办事,十有八九有收获,连去周副主席邓大姐那里也照样敢伸手,以至于高层有戏言:防火防特防瘦猴。瘦猴,我没夸大吧?”

肖瘦猴摇头道:“那是参加革命初期觉悟低的时候的话儿了,朱元璋当初造反前还偷过牛呢。”

“那现在呢?这烟是怎么回事?”

肖瘦猴笑了,乖乖从口袋里掏出大半盒“哈德门”:“得了,老首长,您真是……像啥呢……哦,就像大戏里的包公——目光如电,明察秋毫。”

“怎么,没冤枉你吧,瘦猴啊,你真是贼不走空!”见警卫员为肖瘦猴竟在自己眼皮底下顺走了首长的香烟而大奇,笑道:“肖瘦猴同志的手艺不错吧?就敢当着你的面轻轻松松地把活儿干了,你那点防盗水平还在幼稚园档次呢!”

肖瘦猴若无其事地点点头,对警卫员说:“在首长跟前,就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其他首长那里有好吃的,去顺点儿过来给首长改善改善,没错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没有规定过同志之间的物资不能调剂。”

警卫员向肖瘦猴敬礼:“多谢前辈指教!”

陈赓摆手道:“得了,到此打住,否则我这边的人都给你带坏了。咱们言归正传,瘦猴,怎么样,伤好了?”

“好了,可是我的队伍没了。”

“抗战终于胜利了,接下去你有什么打算?你想干什么呢?”

肖瘦猴假装思索:“我想最好先娶个媳妇,然后再……”

“等等,等等!你瘦猴子竟想到这一门了?我问你,你有这个资格没有?”

肖瘦猴理直气壮地说他有这个资格,不是规定“二五八团”吗,他已经二十六岁,参加革命早已超过八年,至于级别,他那个独立大队有

一千八百名官兵,已经足够八路军的一个加强团的编制规格了。陈赓说可是军区从来没有宣布过你是团级,再说就凭你这副模样德行,是否有女同志看得上你还难说,所以这个梦还是暂时先往旁边放一放。见肖瘦猴神色不悦,又说不过考虑到你也算是红军时期的同志,组织上还是愿意给你创造条件,准备派给你一份有可能比较方便接触女同志的工作——去水明州当公安局长。

肖瘦猴一愣,回过神来说这不是让我离开部队了吗,这我可不干。陈赓说跟组织上打交道不是去菜市场买菜,没有讨价还价一说,你是老兵了,应该知晓这点,再说去水明州也没有让你离开军队,你还兼任着那里的军管会常委。肖瘦猴还是不大乐意,说那派别人去不行吗。陈赓说别人没有你肖瘦猴那顺东西的手艺,所以组织上考虑来考虑去还是认为你去当这个局长比较合适。

说到这里,肖瘦猴知道这事儿算是定下来了。只好点头,但又提出自己从未干过保卫工作,如果去了水明州遇到困难不能解决时,还是要来找老上司求援的。陈赓说这没问题,只要是为革命为人民做好事,我都会全力支持你的。

陈赓又想到一个小问题,说你去地方工作了,干的又是公安局长,得改一下名字,哪有把小时候的诨号作为大名的?肖瘦猴说那就请老首长赐一大名,老首长是黄埔军校高才生,又去苏联吃过洋面包,学问大着呢。陈赓说还是你自己琢磨吧,你这么机灵的一个人,还怕想不出一个好名字来。

肖瘦猴离开陈赓驻地时,头脑里已经开始动起了如何干公安局长活儿的脑筋,想的全是防特镇反斗强盗对付小偷之类的事儿,越想越多,越想越细,可就是没有想到过他此番前往水明州遇到的最扎手的竟是一群日本军犬!

雄伟巍峨的太行山向山西境内伸出两条余脉——水山和明山,两山夹峙间有着一块巨大的平地,二千多年前的先民在平地上依山凭水构筑起了一座城池,这就是古城水明州。从太行山腹地流淌出来的无数泉水溪流,在水明州靠近太行山的位置汇成一条江河——水明川,奔腾而下,穿城而过。水明川在小城南门内忽然一个U形拐弯,形成了一个河套。水明州警察局就位于这个河套的位置上,跟警察局后门相连的河边,就是日本中国华北派遣军的军犬养训基地。

时近中午,军犬都被关在犬舍里,院子里只有一条通体雪白、体躯宽阔、颜面宽大的军犬沿着屋檐下已经很狭窄的阴影慢慢地来回踱步。每走一圈,它就会驻步停下,抬头望望天空,又转脸四顾,眼神里透着迷惘。

这里的军犬,是清一色的秋田犬。这种产于日本秋田县而得名的纯种日本犬,因其聪慧、勇猛、忠诚、活泼而闻名于世,是世界上著名的护卫犬。日本民间数百年来盛行的“犬牛相斗”活动,一向是秋田犬唱主角,秋田犬以其四十多公斤的体重挑战庞大的斗牛,据说还无败绩。东京的涉古火车站,至今还耸立着一座秋田犬的铜像,用以纪念一条连续九年天天去车站等待它以为外出其实已经死去的主人,一直到因病而死的秋田犬。秋田犬的勇猛、忠诚,由此可见一斑。二战结束,美军占领日本后,所进行的数件大事中的一桩就是挑选最纯种的优良秋田犬运往美国,用于研究和培育。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前,就着手训练了大批秋田犬,战争爆发后,陆续运往中国,作为参战军犬。战争无情,枪炮没眼,军犬跟士兵一样会阵亡负伤,也会患病。日军规定,阵亡的军犬一律就地火化,骨灰运往国内安葬。负伤和生病的军犬,则会受到相当优厚的治疗和照顾。伤病的军犬在痊愈后上前线重新参战前,需要一段时间恢复体能和技能,水明州军犬养训基地就是为此而设立的。

前来接受养训的军犬,通常都早已离开了原先的驯导员,狗性难改,难免惹是生非,所以需要维持正常的秩序。日本军犬专家别出心裁地把这一使命交给了同是秋田军犬的一批专用犬,此刻待在水明州驯养训基地的21条军犬,就是这种身份的特别犬。这条此刻独自在犬舍院子踱步的、有着秋田犬中最为珍贵的外形特征的雄性军犬,名叫河上真,是养训基地的犬王。

河上真出生于名贵家族,其祖上曾是天皇亲自选定的大内护卫犬。秋田护卫犬配种时都有皇家专用动物专家精心挑选,所以保持着最纯的优秀秋田犬血统。被选为军犬培训后又接受了严格缜密的科学训练,多年来身经百战,经验丰富;来到养训基地通过人类和犬界的双重标准的检验,登上了人犬皆认的犬王席位。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位置,能够到养训基地来的军犬全是老资格,参战时间比河上真早、立下的战功比它大的军犬有的是,具有调皮捣蛋、滋事生非嗜好的同类也绝非凤毛麟角,因此,要想摆平它们,犬王得大费心思,非得通过恩威并施的手段

方能达到目的,完成使命。所以,如果说具有这等智慧心机的河上真早在半个多月前天皇刚发布投降诏书的次日就已经感觉到自己这边情况不妙了。

使河上真最初觉得有点异样的情况是那天晚上忽然爆发的鞭炮声,这是它从未听说过的一种持续时间最长、声波冲击最剧的一种噪音。它为此而失眠,整整思索到天明,还没有想出个结果来时,又出现了新的情况,一向对军犬温顺得甚至有些卑恭的基地中国杂役,来送早餐时眼神似乎不对,河上真敏感地觉得其中甚至包含着一股杀气。接下来的情况就更明显了,和军犬朝夕相处的日本驯导员突然都不露面了,只留下两人;每个驯导员在离开前都进入犬舍跟军犬告别,特别是跟犬王告别,往往都是紧紧抱着河上真的脖颈,有的喃喃自语,有的咬牙切齿,有的泪如雨下,有的干脆号啕大哭,也有失态似的狂笑,笑得河上真心生恐惧,不知所措。

于是,河上真意识到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变得非常不利于老是打着以白底上有着一个黑团团(犬都是色盲,视觉中只有黑白两种颜色)作为标志图案的旗帜的自己一方的主人了。

为此,河上真感到迷惘,觉得不时有一种失落感在触动着神经。它想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但却无能为力,平时天天要跟它进行一番交流的主人不来跟它交流了,中国杂役的态度却是越来越恶劣了。有资格在这里待着的军犬都不是傻B,这段时间下来也渐渐发觉了异常,纷纷向河上真以犬类交流思想的方式进行询问: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应当怎样对待?河上真对此一律不作回答。

现在,河上真享受着犬王的优待,在别的军犬都被关进各自的笼舍时,惟独它能够不受约束地在院子里散步。它跟前几天一样,一边散步一边对使它迷惘的现象作着沉思。

院门打开了,杂役汪二、解宝山推着饭车进了院子。按照惯例,先给河上真打了一份。犬王没有反应,早在饭车还没有进来时,它就已经闻出今天的伙食有问题:大米有一股霉味,混杂其中的牛肉也不新鲜,甚至已经透着腐败气息了。这种伙食,在河上真的记忆中从未有过,即使在战场上被中国军队围困时,它也照样能吃上软包装的野战犬粮呢!这显然是有人做过手脚了。河上真有点恼火了,不过它没有发作,只把耳朵往斜后方伸了伸就忍耐下来了。

河上真能忍耐,其他军犬却有不能忍耐的。杂役在给一条名叫足

清健的黑色军犬打饭时,这畜生一脚踢翻了面前充作饭盆的专用特制铜盆。解宝山大怒,扬起勺子对着狗头就是一下。足清健一个躲闪避开后,一声狂吠,伸出一只前爪拨飞了犬舍铁门外面的插销,抓开舍门便朝杂役扑去。一下子就把解宝山扑翻。另一杂役汪二见势不妙,从怀里解下鞭子正要制止,早被河上真当道拦住。汪二不是省油的灯,少林寺当过和尚,军队任过排长,杂耍班子做过台柱子,一条军犬——即使是犬王——也未必真把他拦得住,但这时从犬舍里又跳出了数条军犬为犬王助威,于是他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解宝山被足清健扑翻后,脸面已被抓了个皮开肉绽,狂叫救命。足清健用一双有力的爪子按住他,张嘴对准颈部正要咬下去,被一声严厉的口令阻住了。

及时赶来制止足清健行凶的是两个日本军人:军犬养训基地少佐主任松尾大郎和中尉兽医渡边正勇。

水明州原驻日本华北派遣军的一个大队和伪军一个团,军犬养训基地直属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管辖,跟驻扎日军没有辖属关系。但中队长小泽正汛接到前往省城集结缴械投降的命令后,还是来找松尾了,询问是否需要提供什么帮助。松尾也已经接到派遣军司令部的命令让去省城集结投降,但命令中没有注明基地的21条军犬是否属于要和武器一起携往的内容,于是就自作主张决定不交出去。不交出去就得有人照料,于是松尾就决定留下自己和渡边两人,其余兽医、驯导员、警卫四十余人携带武器前往省城集结投降。

八路军太岳军区很快就派部队前来水明州受降,因为军犬养训基地是跟警察局连在一起的,所以就作为警察局的附属机构一并由八路军接收了。但八路军接收人员只收缴了松尾两人的武器,对于军犬甚至连看也没来看,只让他们暂时维持现状。这使松尾、渡边产生了新的想法:能否设法把这些军犬带回日本国去。

因此,松尾不敢大意,寻思得约束军犬的行为,不能让它们发生事故。缴械以后,他和渡边已经懒得进犬舍了,一直躲在军官宿舍里酗酒解忧,因为有了新的想法,所以这天喂食时就尾随杂役过来看看。哪知还真差点儿出事了。

松尾是军犬养训基地最老的驯导员,也是基地的创办者,所有军犬都绝对服从他。此刻他一吆喝,不但足清健住了口,其他所有军犬都乖乖地就地蹲下,安静地望着他。松尾下令让犬王在内的全部军犬都自

动返回笼舍后,才过来察看解宝山的伤情,掏出钱让汪二陪同前往医院治疗。

松尾、渡边目送着两个杂役离开犬舍,相互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目光,内容尽在不言中:这个小小的事故,正好给他们适时制造了要求带走军犬的理由。

军犬养训基地发生被松尾、渡边认为不过是“小小的事故”的军犬伤人事件时,肖瘦猴正带着警卫员盛小牛在前往水明州上任的途中。

盛小牛是湖北人,这是一个标准的彪形大汉,曾上武当山学过道家内功,后来投身抗战,到了八路军太岳军区决一旅(原称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旅)。没几天,正好肖瘦猴去决一旅开会,正碰上盛小牛在跟战友比试武功,一眼就被肖瘦猴看中了。肖瘦猴也不声张,当晚悄悄找到盛小牛,说这位弟兄你跟我走,咱去执行机密任务。盛小牛初来乍到,人还没有认识几个,只知道肖瘦猴是决一旅军官,真的跟着走了。一走就走到了肖瘦猴的地盘,于是就跟着肖瘦猴当起了警卫员。这件事,决一旅方面一直不知道,还以为盛小牛开了小差呢。

肖瘦猴倒还真没看走眼,盛小牛革命意志坚定,忠诚勇敢,曾三次从日军的重围中解救了肖瘦猴。而肖瘦猴也不含糊,一报还一报,也曾几次冒着生命危险搭救盛小牛。这对年岁相仿的战友,从组织关系上说是上下级,从情义方面论其实就是兄弟了。

由于从太岳军区司令部到水明州途中需要经过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地区,从安全角度出发,肖瘦猴和盛小牛化装成外出打短工的。两人结伴打工,也不会引起怀疑。

从太岳军区司令部驻地到水明州,得步行一天半的路程。一路上,两人话还不少。

两人聊的是肖瘦猴的改名问题。肖瘦猴说自己这名字打从一出生就有了,是老爸给起的,其实倒是不错的,瘦得像猴子,这说明自己出生在穷人家,绝对的无产阶级啊!不过陈司令员已经发话了,那就只好改动一下了。小牛你上过武当山,跟在那些鸟道士后面转悠过,大概偷着点学问了,你倒替本局长拿拿主意,看改什么好。

这话盛小牛听着觉得舒坦,便动开了脑筋:叫一生怎么样?肖一生,听上去顺口,写着也简单。肖瘦猴说什么“一生”,我听着就像一头牲口似的,不行!

不行就换,叫一人如何?世间平平常常一个人。

肖瘦猴还是摇头,说陈司令员以前教育过他,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我怎么能只考虑自个儿一人呢?

那就叫一荣?肖一荣。

肖瘦猴皱眉头了,老子一人获得荣誉,这还叫共产党员吗?

盛小牛苦笑道:“得了,我也算看穿你了,你是要上下叫好,自图吉利,那好,这回你是去水明州当局长的,就叫‘一长’如何?”

肖瘦猴大笑:“你狗日的我总算看透你了,你起的名字都是‘一’字辈的,整个儿是作弄老子呢!小牛啊,我是把你当兄弟看的……”

盛小牛说:“对对对!我叫你大哥呢。那就叫大牛如何?我是小牛,你是大牛,或者老牛?”

“牛和猴有什么差别?不都是动物吗?”

肖瘦猴这才意识到自己看走了眼,也就不指望盛小牛了。自己走着想着,想到过改名叫“学赅”——向陈司令员学习嘛。转念又觉不妥,人家当着那么大的官,我跟着学,会不会被人以为有野心啊?

这样一路走一路想,把一根肠子想得七拐八弯,也没有想出个结果来。忽然觉得声音嘈杂,抬头一看,已经到了水明州城门外了。

没有想到,这个困扰了肖瘦猴半天的难题一进城就解决了。两人经过城隍庙门前的空地时,盛小牛被烤玉米的香味吸引住了,非要肖瘦猴整几个来解解馋。买玉米时,肖瘦猴无意间看见对面有一个测字摊,一根竹竿上挂着一方字旗,上书:“说透人生道破天机”八个大字。肖瘦猴见之一喜,寻思这老先生看来是个有学问的人,便上前去作个了揖,也不道明身份,只求对方给起个名字。

老先生上下一打量:“贵姓?”

“免贵姓肖。”

“肖……”老先生稍一沉吟,“取个单名——鼎,肖鼎。”

肖瘦猴没有念过书,参加革命后在队伍里稍稍学着认识了些许汉字,毕竟有限,不知鼎为何物,便虚心求教。

“鼎,三足两耳,古人用于煮东西的器物。”

“那就是锅?我不是一口锅,麻烦先生再给起一个。”

“那就叫‘江山’吧。”

“不行啊,我又不想做皇帝。”

“听口音你这汉子是外地人,来咱水明州一趟,也是缘分,那就叫

‘水明’如何？”

肖瘦猴还是摇头。测字先生盯着他看了片刻，便问道：“你原来的名字怎么称呼？”

肖瘦猴说先生你不要笑，我从小没有正名，生下来瘦得像猴子，老爸就叫我“瘦猴”，从此就一直这么称呼了。

测字先生一拍桌子微笑道：“好嘞！有了——你何不改为‘叟侯’，叟者，老也；侯者，达官贵人也，汉子，你到老时就能成为达官贵人了！”

盛小牛在一旁啃着烤玉米叫好，肖瘦猴寻思倒是不赖，一是还是这个音，二是老了能当达官贵人，那说明前途顺畅，将来的事儿谁说得准啊，只当闹着玩儿吧，眼前也不会被人看作有野心的。

于是，一个名叫“肖叟侯”的有着红小鬼身份的年轻人就走进了水明州公安局。

这是一间很气派的办公室，宽敞、明亮，墙壁、天花板刷得一片洁白，一套古色古香的办公家具全是红木制作的。肖叟侯舒适地坐在原汉奸局长的皮转椅上，听个子很高却很瘦弱的水明州公安局政委、副局长兼军管会副主任沈皆儒介绍着公安局的情况。

沈皆儒的资格比肖叟侯老，1930年当他还是南京中央大学学生时就已经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因组织学运而暴露身份被捕。严刑拷打之下他始终坚守党的机密，被组织营救出狱后去了江西苏区，在中央政治保卫局工作。后来他参加了长征，抗战开始后又去了陈赓的三八六旅从事敌工工作，组建太岳军区后改做军法工作。肖叟侯跟沈皆儒打过交道，以前去司令部时抬头不见低头见，还曾根据陈赓的指示把沈皆儒请到独立大队去给干部战士上过严格遵守革命纪律的大课。在革命同志中，肖叟侯对两种人最为佩服，一是作战勇敢不怕死的；二是被敌人抓捕后遭受严刑拷打不叛变的。沈皆儒属于后一种，所以很受肖叟侯的敬重。

沈皆儒比肖叟侯早三天抵达水明州，已经初步了解了水明州公安局的主要情况和人事状况。当下，肖叟侯听他介绍一番后，两人就一起去各个科、队、室转了转。转到后院，肖叟侯忽然听见从后面传来一阵犬吠。八年抗战，听惯了日本军犬叫吠的肖叟侯马上分辨出这是日本军犬的叫声，便惊奇地询问这是怎么回事。当他听说这里还有个军犬养训基地时不禁乐了：“他妈的！这真叫一报还一报了，老子抗战八

年,不知被这些畜生追撵过多少次,有几次还差点被咬了脚跟。当时的气焰真他妈的叫做不可一世,嘿嘿,没想到也有井掉在水桶里的时候,先把这些畜生养着,待本局长有空时慢慢拾掇它们,这回狗肉可以吃个够了!”

沈皆儒为人严肃,是个认定了方向不肯回头的人,多年的行伍生涯未能改变原先的那份书生气,听肖叟侯吐粗口,眉头就不由自主地皱了皱,暗忖什么叫“狗肉吃个够”,这不是搞特殊化吗?这,他绝对是反对的,官兵一致是我军的光荣传统,你肖叟侯别想在我眼皮底下来这一套!但他不便当面给肖叟侯难堪,于是婉转地说:本局哪个单位破获了案子,就奖赏一条狗给他们改善伙食。肖叟侯连说这个主意高,咽了口唾沫心里便打起了届时去借光蹭点汤水喝的主意。

沈皆儒当年被捕后被国民党灌辣椒水弄坏了肺,八年抗战又劳累过度,此时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肖叟侯见他咳个不停,就让他快去歇着,有什么事自己处置不了了,再去麻烦他老人家拿主意。

肖叟侯返回局长办公室时经过一侧的警卫室,见盛小牛正在起劲地搬摆桌椅,便驻步道:“小牛你这个狗日的也人模人样的坐起办公室了,还比陈司令员的气派!怎么样,跟着老子闯水明州没错吧?”

盛小牛连忙替肖叟侯搬过椅子,递过香烟,然后神秘兮兮地说有一桩事儿要密报。肖叟侯瞥了他一眼说你这狗日的怎么也学起了军统那一套,有话快说,有屁快放!盛小牛便说起了这里有一个鬼子的军犬基地,刚说了个开头就被肖叟侯打断了,说这已经是迟到的情报了,本局长倘若等着你小子的情报作出决策,黄花菜早都凉了。

盛小牛说:“我的意思是,这些狼狗都是他妈的罪大恶极之徒,咱们得吃它们的肉喝它们的汤才解得心头之恨。”

肖叟侯大喜:“有道理,你小子跟我想到一道去了!不过这事最好得瞒着政委,我觉着他好像有点反对的意思。”

于是,两人便商议应该如何对付军犬,处置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一枪打死两条也有把握;至于如何烹饪,那倒要好好计议,烧得不好没了味道可就委屈了大材。盛小牛说了几种烹饪方式,红烧、清炖、烧烤、熬汤、饺子、包子,肖叟侯说还得腊两条腿给陈司令员送去,湖南人就好这一口。两人正说得要淌口水时,门口有条人影一闪。盛小牛一蹦而起,喝问什么人。却是一个留用文案,是来向局座禀报:日军降官松尾求见肖局长。

松尾求见肖叟侯,是为请求允许他们把军犬带回日本去。这个日本陆军少佐虽然已经摘去了领章,但还是按照军人的规矩向端坐于皮转椅上的肖叟侯恭恭敬敬地行军礼,用日语报出了自己的身份和向肖叟侯表示致敬。独立大队曾经接纳过一个被延安派来搞反战的日本士兵,肖叟侯和其接触半年有余,学得一些日语,当下便夹带着中国话使用起来,说老子一看见你这鬼子模样火就不打一处来,要不是你已经投降了,上级规定不杀俘虏,老子非灭了你不可!会说中国话吗?给老子用中国话,再说一句鬼子话,体怪军法无情!

松尾被肖叟侯一下子给镇住了,他没有想到这个其貌不扬的公安局局长竟会说日语,又没有想到对方的火气竟然这么旺。还真让肖叟侯给蒙着了,松尾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于是,他就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说明了来意。肖叟侯听得咧嘴大笑,说你这个小鬼子脑子还真有毛病似的,老子正盘算着要把这些狼狗搞搞赏打牙祭,你倒还做着带回国的梦。

一番话语听得松尾大惊失色,他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位公安局长的思维方式竟如此武断。于是,他便决定耐心说服这个火气很大的公安局局长。松尾说,按照国际惯例,战俘应当受到优待,军犬也是战俘,是特殊的战俘,又是珍贵动物,所以更应当受到特别优待。即使是敌方战死了的军犬,也应该妥善安葬,军礼致敬,日俄战争中日军对战死的苏联军犬就是这样对待的。肖叟侯耐着性子听到这里,再也按捺不住,拍着桌子说你们日本鬼子把中国人不当人,要杀就杀,要奸就奸,即使是俘虏又何曾受到过什么优待?你这个狗日的小鬼子再放屁,老子也就顾不上什么政策纪律了,先灭了你再说!

松尾于是意识到这是个不好对付的主儿,不过他事先已有考虑,袖中另有乾坤。当下,他便取出一块手表、一支钢笔,双手奉上,恭恭敬敬地请肖叟侯笑纳。肖叟侯接过来一看,这两件都是黄金制成的,钢笔的笔杆、笔套也全是黄金料做的,沉甸甸的坠手。他把东西在手里掂着,问道:“你狗日的想贿赂老子?”

松尾一个立正:“不敢!这是对肖局长的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

“老子且问你:这玩意儿是你自己的还是部队的?”

“回长官话,这是敝人自己的私人财物。”

肖叟侯一声冷笑,说这就便宜你了,否则老子就要作为战利品没收。既是你小子的私人财物,那就按政策还给你。警告你狗日的,别再